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歸林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其父
 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
 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
 不果為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
 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魯少負竒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獲。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魯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

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倘佯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魯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隋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魯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魯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

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
是耶。抑彼其道空蕩，儵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
憾之氣邪。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
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魯諱
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
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
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
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魯後起，謂
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
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

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魯少善余，余與
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
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魯治
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
思魯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
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魯凌曉乘船來
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魯愛予之深也。
思魯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予獨痛思魯之材，使不
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誼興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綾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

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脩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楚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

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
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
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
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
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
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
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甥氏觀都邑之盛宮闕
官署街術至今歷歷記之 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
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
且將一望 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

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脩武
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
十有三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
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弘士和士毅士
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
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
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
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
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媿宮室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三墓表
五
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
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
生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顏供
葬事尤盡其力云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
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
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
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大中
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

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
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
第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
二甲第一大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
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大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
第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
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
世故爲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
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
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

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湏冰。洹乃給陸。以省其費。脩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疏乞改官。濮州。濮於濟比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逐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

姦。輯二州志。脩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即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悞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

揮翰竟日不倦而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
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
渡浙江南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
黃山白巖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琬
陸崑輩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
尚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
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
而翁獨與公善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
春秋如期至茗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
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發

後學者稍稍離散公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
姚錢德宏以師門高第會講懷王之山公欣然赴之
欲以明年爲太嶽之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
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
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
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
有善推獎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
註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
召故人賓客爲棺斂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猶不絕
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

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
在舟中之日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
仙之氣歿後郡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馮此自謂已
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
自懷玉還即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
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
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
泮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
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
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 朝廷用伯子官推
封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 詔又以
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
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
眩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
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
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益
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
孫群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

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露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僑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黌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餽餽必愜其意。一日行什塔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素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日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

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濟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嬉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顱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歛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

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
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玄孫男女十六人以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
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
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
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
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撫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
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

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
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
旣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
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爲餽食飲久之赦
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
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
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
充汀州通判充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

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嚙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寃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

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謹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峰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解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然猶使之困窮賤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賤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也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顯且貴

夫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鈺，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貲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游，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鈺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貲，或搆鈺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鈺

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產諸弟，稍稍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鈺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貲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貲，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輒。嘉靖某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髻，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注處士自傷無子也。君

西先生文集 卷之三 墓表 十四 兩全堂
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
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闕無儲嘗大
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媪人
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
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
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某年九月某日卒年
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
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
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
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

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夫其迥興而未艾其不止
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游使余表其墓
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
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
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
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
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
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

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

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節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君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碑碣

南陵何氏墓碑

南陵何氏晉孝子琦之後也墓在其縣之西大王冲
巫春山山亘數里群峰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
帶今戶科都給事中燧五世祖諱海字德廣生至正
辛巳卒永樂甲午年七十四妣項氏後年生同年卒
年七十三曾伯祖諱銘生永樂己亥卒成化壬子年

七十四妣孫氏生

卒同年曾祖諱銳生正統戊午卒成化丙申年三十九妣孫氏生正

統巳未卒嘉靖甲申年八十六世以昭穆為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

應龍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別葬界橋山祖諱旺生

某年卒某年年若干別葬桓山嶺而祖妣生成化丁

亥卒同其姑之年年七十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

焉嘉靖十二年塋舉鄉貢又明年加修封之來請記

余以凡何氏之葬悉山澤之數龐淳厚而不顯於位

其積之義宜有待碑既具未立而墓旁民稍侵其山

龍嘉靖三十二年塋舉進士來歸侵疆於是塋為行

人使汴使魯闕里遷兵科給事中使西走賀蘭山之

下進戶科右給事中又遷禮科左給事中才猷日開

受誥封其親又進戶科都給事中是歲嘉靖四十

一年也余在京師塋以侵地還而修墓事始迄前

記有軼請續之余亦謂何氏之積者數百年而塋始

顯其敦龐淳厚之餘發之宜大而塋之所以自待者

宜不輕矣并載前語系之詞曰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汎鄉蜀陣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

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郟廬江相望雅道郁郁

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

名德孔比矣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茁迢迢千載
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
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
逢時濬發松柏芄芄石虎馬羊青蔥岬岬凡爾後世
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西湓瀆之原公以
成化十年薨於位 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
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 冊寶上 祖宗徽謚
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

勅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
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
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
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鄉事以上巡撫
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
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 國家正統己巳之
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
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
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
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

無敢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為陝西
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
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運蝨霜不可田
請增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
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
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
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
堡為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
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

恩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
公祇奉 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飢饉食不暇
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
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
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
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
鄉進士恭煥蒙荷 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
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
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為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 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劫質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遂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筭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

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僉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

州諸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
州之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
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
吏科給事中考鑄鄉試第三人末仕蚤卒季父鐸教
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
試乙榜授潼州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
門州為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
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
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
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

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
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扳
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
民為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
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
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
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更
治民號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
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
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

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婦融獨與孫文炳居
為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
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
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
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
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
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
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干機如水滔天
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

奮不顧死以絕劫質 帝嘉精忠恩 詔優至彼亦
何人 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
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
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
詞則媿後千百年可配椰子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
稱述之若是而以為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
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子君奚取焉蓋昔孔子之
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

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為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為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為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

籍甚太末方思道為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

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一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宋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澣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蓋又二十年始為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

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為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輶題湊之室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為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為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

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為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
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
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
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
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父
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為
傳叙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懽而豫死者
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
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為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為

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
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為富
家翁為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
燕還受人寄千金為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
給曰金皆在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姪代其
戶徭翁好為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為
蹴鞠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
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為子
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
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

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薦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為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為母持佛氏玉

蘭經十五年不輟唵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為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為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為直其事歲飢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

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斃困
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
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
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
男五人鍼錠鈇鈇鏗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昫昫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澱濕有美伊人
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
前聞是追公卿是為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 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為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
未具梁陞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豎石於墓道
唯文林君之懿美 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
翰字某世為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
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
子而形於 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
求知於世以徼為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
而皆世人之所難為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

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心天天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
敬為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
之蹠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 制詞
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眷令在原兄弟急難
雖有良朋况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
不能不自願愛君之弟誼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
榜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為郡文學
君之弟如此 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
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
可以及人而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

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 制
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
難君又非為好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
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
邑名著於 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為不朽矣余
與君之子為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
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杲之孫濮州通判效
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

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為奇。及為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在虐。皆為不堪。比死。則皆以為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眾所儼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

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子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狗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為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感勸曰男子壯年何憂疾吾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

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鄒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闈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

而已。要之與古易箚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為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為也又言
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
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
水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
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
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
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
奏下禮部旌其閭 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
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
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

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
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
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銘

為善居銘 并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尚書余公爚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為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
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
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
窮困以沒嘗自為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
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
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
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
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舍幼子天

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沙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
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於家自念居
常無駭俗之行游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
少譽之過情祗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刺諸壙石
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為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
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為善實吾之所遺也予
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為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
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為善居觀其所以
能遵其廼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

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王山之闈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為夔罔魍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筦簞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屨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悞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
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
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
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
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
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
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

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
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滯濫靡制遂遂太僕
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
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
軍同鎡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
遍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
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
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

恭靖之後尤以詩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
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
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
求之復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
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
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
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
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
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
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樛益修學知名當

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陽侯及北海王睦迨向
歆駟駮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
旌 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寔同母脈膺之
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
平鎮平綿七孫子淑清 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
美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
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

聖井銘 并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苦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

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箸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

應時則滅惟不改并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上陳祖大業光燦寤冥沛鄉
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并建康所記
頌

詹事陸公壽頌代

詹事陸公異時以文學官禁林侍黼辰繫天下之望
久矣其昔年仰公于日月之上今日拜公于湖海之
間鸞姿鳳骨玉色金聲年彌高而彌壯也天祐皇
家貽以國老翊贊鴻圖調燮元氣固宗社不致
之基躋蒸民仁壽之域夫豈獨康濟一身為山澤之
癯而已小子不佞迺作頌曰

巖上陸公系自機雲惟陸於吳奕世有聞傳至于公
久而愈芬滄海育靈協氣氤氳昔我孝皇聖德淵
淳為億萬年培植以仁豈維以仁又貽其人公方壯
齡厥聲日新南金的鑠公為絕倫登于廟廊華國
以文石渠東觀古風再殷爛然雲霞光映紫宸羽儀
三朝如鳳如麟胄子之命學士斷上譚經講幄正道
是陳造膝數語人誰敢云公或居外亦著其勲公
還于朝寵光日臻位于列卿帝典墳身負日
月氣蘊風雲春宮濟上公率其群天子念公曰維

汝勤錫以歸老以慰元臣公居于野葆性全真大江
之南五湖之濱泠然御風其樂無垠國有黃耆朝野
所訢天錫難老以為吾君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佐我
皇明萬億千春

周御史保障江南頌 并敘代

古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
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民愛戴之如父母令
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
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語之
子能以道得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

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
餘姚周侯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
郡率一歲還報侯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
者數千人 詔得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督學
于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自國初以來如侯等
比三四人而已侯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携幼填
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如此可以
為榮矣 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
遇水旱有司尚不肯議蠲貸而自頃島夷為寇兵興
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間剽

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尚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貸之語往往相顧而笑侯獨慨然上奏書停蘇松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或者拘孿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驅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夷狄之患庶乎可免矣侯為政寬大不擾故朝命

分閩皆先進老臣輒裁以法所調天下兵皆聚海上狼廣叟夔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歛戢民自以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紀者侯去吳之明年吳中士大夫皆紀之予以公之事不可以無述乃為之作頌其詞曰東南揚州環以大海其外蠻國浮海磊磊天紀華夏勢莫我逮時亦宋王獻其琛寶至元窮武五龍貽悔自我興戎彼來寶鮮皇家開運蠻寇始倍

帝耆其武率由厥常傳世十一海波不揚萬里禦衛狎於太康姦民闌出天險弛防遂自閩越軼我吳邦二百餘年生聚淪亡天命降亂下民靡寧兵禍既慘

歲仍大荒翼翼周侯厥德孔厚持邦之憲為民父母
曰此寇亂追惟厥咎匪寇之棘人用疾首告于天
子念我民疚遂蠲百萬自昔未有撫此遺黎保其子
婦乃還室廬乃安田畝惟時將臣日請調兵惟時守
臣日事乘城卒聚城守夷猶跳梁侯之一言東南底
平吁嗟小夫繭絲是呈侯願知時保障我疆顯顯周
侯萬民望之盛德在吳何世忘之

松江新建行省頌

并敘代

自諸侯為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二
州郡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
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
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
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侯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
之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

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 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
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徃城
之寄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
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
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
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
職事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
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
帝命不改蠢爾島夷窮山阻饑來求衣食生此罪悔

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徃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
湖海之匯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
我民之飢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寘海波濤
風雲埃翳矐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佻
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為 天子宰公之勲
庸銘于鼎鼐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并敘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
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
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

頃倭夷為患。朝廷并勅以閩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為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于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夷黠虜。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

龍之濱為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豈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為安內。控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為西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公。於是歲適海波清。冥夷氣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公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埶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為命也。巡

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治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耆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宣祖績運休明閱是元元筆簡拊循于時文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既食于吳寧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孺世樂耕耘蠻夷叱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

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小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于兵公拜稽首天子丕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贊

周公贊

三后在天惟公德明穆七迓衡和恒四方保予冲子受祿無喪所其無逸世有哲王赤寫几几錦衣繡裳

葉文莊公像贊 并敘

文莊公之從孫女子敬之姑也故併此像於內家子

敬大父為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參議盛公
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七流涕而子
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之督學 京畿有口
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
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
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盖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然香拜之二祖有言

宋先生像贊

并敘

宋先生莆田人名某字某為崑山教諭三年去官學

者至今思之為立去思碑于學徐元祿摹其像請予
作贊

温上德人無營易足與世波流義形則獨悲彼高位
不容微祿悠然閩海長往不復丹荔黃柑何山之麓
我懷伊人春陽可掬誰為此像弟子元祿

雪窓老僧像贊

吾居安亭自儼畏壘終媿庚桑無變斯里惟是禪者
兀然深坐用菩提道度以超度

殷先生贊

并敘

無錫有殷先生其祖嘗仕永樂之間至先生種學積

德不遂於有司以諸生又次補信豐學官信豐故少
仕者先生訓迪成就蔚為文物之邦已而告歸閉門
謝客恬澹自娛宮保秦公同學故人時致繾綣之意
亦少荅焉邑有惠山亦曰九龍山先生因自號龍巖
子嘉靖癸卯年八十其子旦以書來告曰旦無以娛
吾親請子貺之以文乃作贊曰

太宗御極時有殷君秉政岳伯寵光日新其後四世
而生先生閱而不耀為人典刑信豐斷不接武南宮
自昔未有先生之功翻然歸來視其故居庭滿綠草
出無舟輿豈無故人慰勞生平謝彼張相吾為蘇鄉

世人汨汨榮不在身猶日驅馳慕豔于人於惟先生
高風邁塵九龍之阿中有紫英先生食之年壽千齡

嘉瓜圖贊

有瓜氏王芄芄其葉產于王家厥性孔協造形瓌詭
連掌如鴻自天有隕積幽而通依類以言錫慶無窮
我勗王子維孝與忠庶其承之贊爾先公

松鶴圖贊

并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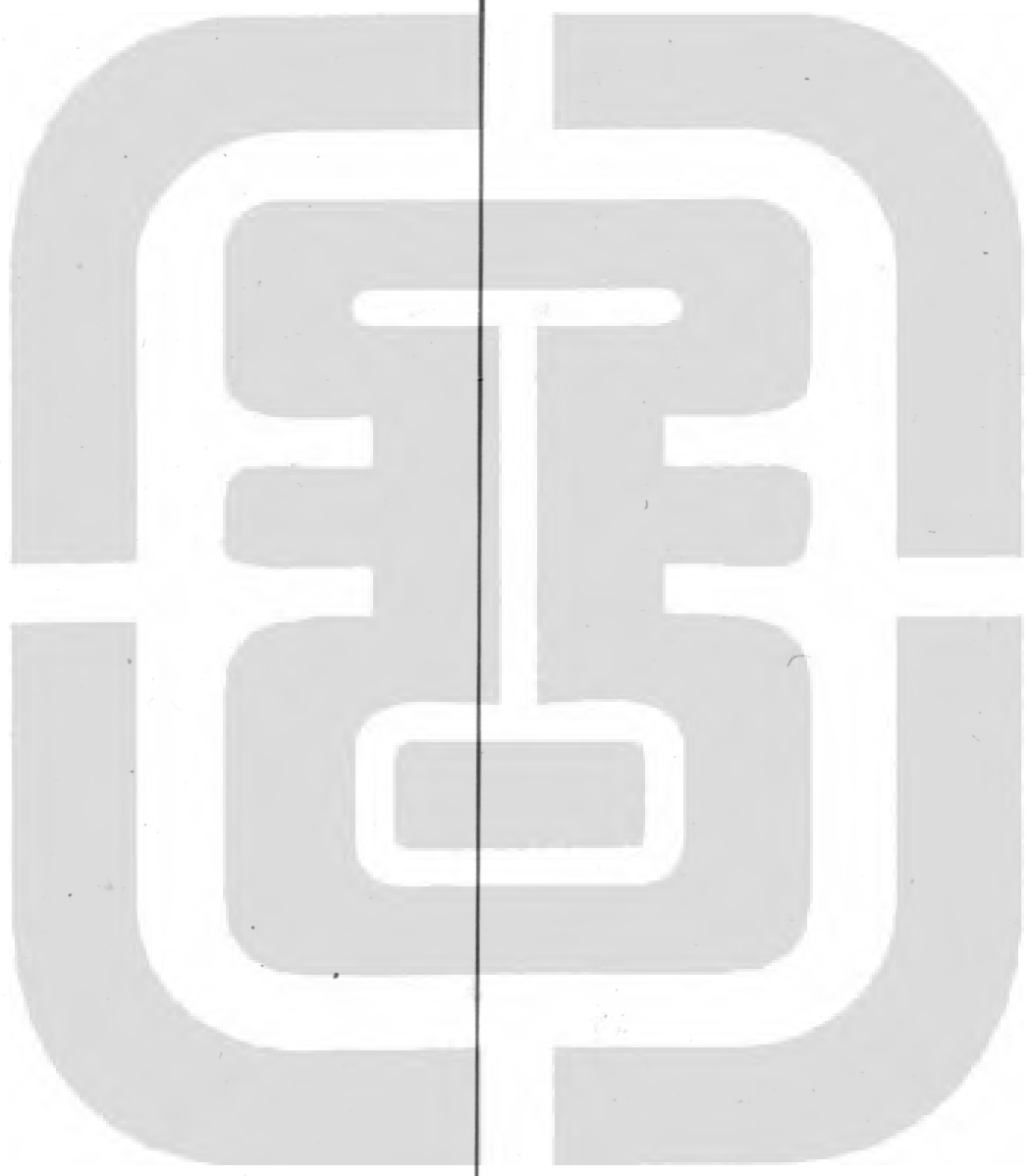
莊子稱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固空言無
事實而龜筴傳云龜千歲遊蓮葉上生於深澗長於

黃土遊三千歲不出其域然為國重寶大卜取之故
世人於動植之類最壽者言松鶴二物蓋萬物之出
於天者同也而全其天為難所謂千歲之松下有茯苓
苓上有兔絲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鶴千歲
則文為蒼又千歲黑又千餘歲與鸞鳳同為群此豈
世人所恒見者哉雖然非二物也特其不夭於斧斤
不困於樊籠而全其天至於數千百歲是宜為神仙
之所服馭崑崙瑤池之所有而非世之所恒見者比
也予友潘子實與其弟子希讀書耕田以養其母家
藏古繪松鶴圖常懸於堂愛日之誠著於不言之表

今年太孺人七十之誕辰先是海寇掠其境蕩然兵
燹之餘賊至子實之舍獨無所犯唯是圖絹素有刀
劃處蓋賊諦玩久之以刀為戲亦竟不敢有毀也於
是子實使工裝治復懸於堂以為太孺人壽而使余
為之贊其辭曰

蒼松橫走虬龍形二鶴徙倚松下行玄天弗成烏夜
鳴昆侖移鎮東南傾忽見王母少廣庭不煩清咲長
風聲倭奴番鬼皆辟兵願持此物獻君王溟海波濤
靜不驚 天子萬年泰階平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自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南

Handwritten text or seal impression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library stamp or a collector's mark.

